

集部

北山集卷三

宋 鄭剛中 撰

贈范茂直

范君才力信超羣與我暌離未十春脱體文章都换骨從頭宦業便通神不應蓮幕淹餘刃莫只花磚卧此身好傍玉皇香案立放教膏澤下斯民

壬寅年南遊至衢州

分開平綠渡寒溪溪外垂空日脚低城郭重重隨望遠峰巒處處與雲迷窮通默定非難識勞逸時閑太不齊又向孤村烟樹下見他烏鳥一番栖

入信州

郵亭方此越三衢已是江南十里逾幽谷日來禽對語平沙霜重雁相呼溪旁障水橫魚網竹下開門出酒壺物態人情隨處好不煩客子嘆羈孤此心

金華山下赤松鄉何日橫門杜短墻皮几鶉衣甘淡泊竹陰花徑任倘佯雨餘靜聽溪流激風過時聞稻米香絨負此心剛未遂羨渠陶子傲羲皇

甲辰年得男子經道以詩相賀因報之

兩夢嘗占女子祥偶懸弧矢亦非常渥洼方合生騏驥枳棘安能出鳳凰自顧此身無遠業所期前世有遺芳新詩相賀來何晚湯餅惟公不在堂

越江之岸人家皆臨水種竹疊石作逕具屋蕭然

嗟令齒髪踰壯方坐兵火驚㤥安得一居如此

見之不勝饞慕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石中間宅一區可意江山千百里有情花木兩三株應無俗客驚吠犬時有輕船過賣魚卜築他年朗效此更添數架古人書

和吳唐輔雪中同遊西湖之作

平生聞說西湖好眼礙紅塵未得看欵奉親朋今始到俯臨波浪不知寒異鄉把盞人都醉同道論情我最歡

莫向人頭聽傳漏且將燈燭照更闌

和仲模梅花

亭亭清瘦出塵埃高格端從物外來先對雪霜含素艷任教桃杏作紅腮芬芳多向閒中得孤寂偏尋静處開長願一枝横夜月春風謾誕莫相催

用韻寄仲模

又煖屠蘇入酒杯可憐年去復年來但能雕琢愁肝腎豈慣縱横强頰腮先子丘園荒不理故人懷抱遠難開

行藏事業皆前定祗恐吾儕鬢髮催

和王才鼎懷錢塘

錢塘叛卒又嬰城報至令人失意驚天子於今猶自將藩臣何以不知兵官無良吏因循致廟有成謨次第平所惜湖山辛丑後至今澄洗未曾清

再和

我雖巖谷豈其卿多壘于郊亦可驚徒有丹心思報國無因緩頰得論兵跳梁狐怪今方逞僭角狼星久未平

盡亦付之公子繡慨然持斧為澄清

臨刈旱苗二首

黃梅雨斷水如湯百日連秋苦亢陽所在自應知孝婦孰云令尚有弘羊沛然天澤因誰靳蠢爾黎民重可傷罪已佇聞須聖詔中興仰首望君王

可怪書生命分窮頻年荒歉苦天公枯陂盡作龜紋裂旱穗渾如雀啄空佃客腰鐮癡不割長官受狀遠難通歸來笑向兒童道定是今年餓殺儂

己酉正月大風寒米價騰踴莱邑之民皇皇于道感而作是詩

昏昏日影有還無謾誕春風勢力麤品物固知春用意細民其奈米如珠未相秦越嘗憂國不再臯夔愧服儒骨髓有奇深自負緘封無路薦區區

義榮見示和禪月山居詩盥讀數過六根洒然但余素不曉佛法令以受持孔子教中而見於窮居之所日用者和成七首

世態歆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窗几內至樂亦非文字間願得好風常欵欵不妨流水自潺潺箇中有味誰同享俗子卑陬莫强攀

不曾貪進不曾休俛仰人間今白頭一切有為皆妄幻十方無礙足浮遊誰言學佛須披衲頗笑求仙唯造樓只有隨緣是真諦穩憑舟楫濟安流

陋屋三間草蓋成四時蘭菊薦芳馨但知後圃多栽橘何必陽山獨采苓破愁雪花茶滿盌慰懷春色酒盈瓶

與人無怨亦無德自覺長年心自寧
官不追求盜不窺得閒終日閉荊扉有時斸圃趂春事
幾度荷鋤隨月歸酒裏最思陶靖節江邊時憶謝玄暉
自知此外無他障一任蕭然鬢髮稀
松林竹塢雨冥冥對坐焚香一縷青掃壁靜閑摩詰象
研朱閒點太玄經愚癡我豈能無漏警悟人皆誚不靈
允顧涼風吹酖毒要令舉世得醒醒
瓜滿前疇菜滿畦赤松屋北寺居西不村不郭常安穩

非律非禪自整齋靜見游魚潭底樂任從幽鳥葉間啼

此心得趣知誰解一月寒光印碧溪

經史何須萬卷開書多方朔反詼諧能言正恐迷難出

絕學方知進有階角逐英雄都掃地留傳功業謾磨崖

若無反照觀心術永墮諸塵萬事乖

石季平嘗爲于仲模詩改二字後仲模有詩來復

用韻報之且慶朋友間漸能琢磨責善追復古

風焉

趙璧微瑕豈易攻抉磨深賀得良工古人規誨有餘樂近世交朋無此風二字相裨何預我一篇兼報重煩公新吟若掛高門外價比千金逈不同

寺前書院中寄李平

己投幽僻避塵喧更向簷頭著小門滿案韋編供白晝一爐栢子對黄昏後生秀爽慙無補舊學荒凉喜再温此外清懸是何許杜詩韓筆少人倫

後圃石榴初為夏日所暴得秋雨所爛易落雀又

從而竊之樹間日以彫踈顧其餘尚可侑吾小飲因成一詩而摘取之

初見纍纍小圃中鼠偷雀啄樹將空久遭日暴皮先皺未借霜寒子半紅爽味尚堪供鹽頰清漿聊可潤心胸小籃親摘提取便聊得鋪排薦飯鍾

磨茶寄羅池一詩隨之後以無便茶與詩俱不往今謾録于此過眼便焚切勿留

有人遺我建溪香茶具鄰家自借將親磨無從親付汝

一推惟是一回腸趨庭愧我繆知鯉謚父憐兒那得羊淺啜飯餘深自省再生天地屬君王

幾先坐上贈友人

去歲吳江秋水平繫船聊得一班荆相思只道心長折此會那知眼再明離合悲歡言不盡東西南北恨還生勸君勿復吝杯酌漏箭銘盤將五更

宣和壬寅十月余游江南二十五日道出月巖方

崇寧甲申先子休官長沙挈家人宿巖下此後

二十年間哭父母失姊妹禍患百端今日雖使
余富貴過此尚當悲感不自已況復羈孤無聊
為萬里旅人耶欲作一詩梗切未能就止以二
十八字叙其事翌日得四韻
先親膝下共游人孤影飄零只我身今日再來如隔世
泫然衰淚落江濵
石漏遥空一片天月巖之號古相傳孤輪高潔誰為比
老樹婆娑亦宛然山礙不容千里見崖侵常蝕二分偏

故知偽物誰叨冒終竟天教不十全

題洪州新建張令寄齋

合倚金華步石渠丹砂寧駐葛洪車有成用底三年政必葺聊成一日居簿令優游閒製錦籤牌盤礴飽觀書後來令尹須留意莫道前人託宿廬

和安之叔灰齋

見說灰齋只數椽先生燕息此於焉聲名應恥暫時熱喜怒端知不復然春到豈無繁杏火日高惟有篆爐烟

清幽此外萬緣冷笑殺人閒百慮煎

送張季平歸永嘉

霜葉搖風九月秋披披歸袖挽難留知君久作陶山夢無意相從鄭谷遊率略杯盤常共醉艱難身世最同憂人情易得成疎冷頻有音書寄我不

和何元章新秋

玉露寒凝顆銀河澹瀉流每年纔到此無處不驚秋便有清涼意潛消旱涸憂附炎蚊弄喙可笑不知休

鼓子花

鼓子花堪愛踈能淡碧時來陪葵向日且伴菊當籬土厚根條達涼多世俗希可憐紅槿類無益自衰遲

和潘叔愚書懷

冷落秋風宅一區悲歌豈為食無魚去來軍馬潛窺伺出沒神姦未掃除許國有心雖感激濟時無路謾欷歔何當成就周宣業再勒岐陽石鼓書

癸丑年暖閣初成

枯葉寒梢夜夜聲圍爐小閤喜初成護風簾密香烟潤
弄日窻低書卷明況有酒漿初暖熱從他歲律自崢嶸
塊然危坐得佳處萬事人間一唾輕

和思老夏日山居

世俗沸如湯公於靜處歲忘機身不老無事日偏長地
僻松篁密僧疎殿閣涼何須有妻子涕泣似王章

和石希孟

睽闊星霜又欲周詩書深恐廢前修相承韡韡常怡悅

有駡申申正嗔咻一暴而寒非所喜半塗之晝最堪羞茅簷紫竹牕前榻我尚慇懃爲爾留韡韡兄弟相依喻也屈平以行己未善姊嘗申申駡之此蓋言吾子居家雖苂愛可樂而姊常悲痛其失學嗔咻益悲痛云

偶書

望春樓上倚闌時祇此霜天也自奇遠水平山渾似畫新寒愛日穩催詩不知木葉藏村舍忽有鷄聲過短籬閒却主人朝省步經年端坐看清暉

悼八孀孺人

當年棗栗奉高堂鬅頳俄驚哭杞梁目見兩孤成乳酪
坐聞一節勝氷霜仙遊已作朝霞會塵世空將舊屨藏
莫問生來壽何許曽孫兒女亦成行
最幸平時省拜頻雍容常欲面生春鬢華雖覺年彌老
齒宿其如語自新兩劍共埋知有日一杯持奠阻無因
泫然空落風前淚終媿西山執紼人
悼陳庭玉
力就揚雄宅一區知公有意賦歸歟兩楹豈謂哲人夢

三徑空留君子居厚德所傳唯裔嗣清名難朽是詩書

天公到底慳風俗不使斯人在里閭

悼六兄宗魯

王粲全身不偶然意公所享尚綿綿誰知慶弔在反掌

到底死生難問天萬頃良田空沃壤九原幽恨獨新阡

階庭富有諸郎外所喜東床兩壻賢

去歲擔簦入上都公能別我意踟躕微痾未覺鶺原急

永訣那知雁序孤奠拜昔猶棺在殯送車今又客登途

為公回首生清恨空有池邊宅一區

悼顧與攡夫人

高文司諫筆如椽肯作夫人識墓篇但考銘詩無玷闕自應遺型遠流傳女無妒色誠希有士不妨功可並賢安得芝蘭勿叢秀誦揚餘懿屬他年

悼陳子濟教授

憶昔聯書上辟廱公如玉樹照春風騫騰尚惜十年晩銷散俄驚一夢空世事正茲同沸鼎我身今亦類飛蓬

愴懐為執歸山紼松栢蕭森淚眼中

悼潘權仲

一生丘壑賦幽閒雅躅飄蕭未易攀時縱高談塵俗外頗傳佳句里閭間身名首已無虧闕世路今方足險難公獨高培一阡土想應無恨入桐山

悼潘義榮母

去年兩槳泛清深正是隨雛出鳳林綵仗渾如天上去壽光俄向斗邊沈金花象軸恩雖在雲隴山原痛可任

我亦堂前飛鶴起强成哀挽倍傷心

北山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謝錫位

北山集卷四

宋 鄭剛中 撰

上婺守范龍圖書

某竊謂先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薦引未嘗不擇人後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攀附亦未嘗無所擇某年三十五歲雖賦命奇蹇未食清時五斗粟不足以備王公大人采擇之數然篤志讀書好閱當世貴

人有謦望者参以古人而窺其行事非敢僭越犯分竊議短長也妄意枯木朽株得見春陽則功名之會激昂衢躍庶幾不倚氷山誤人每見唐史稱李揆門地人物文學皆當時第一竊嘆之曰揆之在唐末爲名世然執是説於今人中擇其門地人物文學信能顕顕過人而又加賢焉者也亦自難得去年間有太守来殺吾邦嘗徼隨棨戟而覘望風采見閤下珠庭日角竒龐福艾昂昂偉岸煥然如景星在上而見者無不以手加額私自

喜曰太守人物第一矣門地文學自當相應然某終以
昧晦怪奇聾瞽自棄既不識渥注之所在又不見管中
之一斑唯自負恨比如蘄春謁侍郎松公公某從母父
也親而教誨之盛稱閣下門地之賢文學之妙且責以
拜荊州之不早某謝過而請公曰汝聞相國富公之爲
人乎某曰鄭公正色立朝安危所繫陰功碩德遺種人
間德信威聲流入朔方雖草木亦知其名蓋有宋之伊
呂也公曰汝太守鄭公之外孫也又問知有伊川二程

之學予某曰伊川先生淵源高妙自成一家脫去翰墨
畦逕出其門者皆温潤通達過人一等盖一方之指南
也公曰汝太守伊川之弟子也某既再拜承教因念桓
公稱何無忌嘗曰無忌劉牢之外甥絶似其舅孰謂無
成由是知人之賢否其種裔固有得於母族之親者况
鄭公之爲人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經品題便作佳
士今板輿所奉實其幼女積習名教門地可知矣昌黎
送王塤之序謂孔子沒羣弟子皆有書孟軻氏獨得其

宗者以其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由是知傳道受業源流所來不可不正況伊川兄弟洛中視爲標凖聞其風而悅之者固已面目可喜閣下得其議論而親炙之步趨言辯文學可知矣夫以鄭公之孫伊川之學而又風裁秀整炯如寒露玉壺之氷則三絶之稱自可揖李揆之風流而奪之氣後進有志之士正願得以攀附今乃兩年之間不能薦區區姓氏於盈尺之紙可謂無識不靈者於是即日求歸方其歸也松公又提耳而教

之曰汝太守允非州郡可借初以鼠盜乍平有一方瘡痍之苦故卧治之詔暫此付託今吾里巷閒霑被德化閑巳帖帖飽暖朝廷行且召太守去矣汝行無緩吾今授汝以先容之書到可筮日文座下某陸走水涉繚繞二千里及郛而問咸曰太守在某然後知遭遇之私尚煩造化者留以相待也重念某受性愚僻與衆異趣平時願見王公大人之賢者常以夢寐方慕李撝於三百年之前今自有太守顥顥如是而又加賢焉可謂辱幸

矣此所以忘其困賤卑陋而勇於自獻也閣下標鑒通悟非特皮裏陽秋其閱人物如明鑒之對妍醜自當隨手見露今日之來賢否真僞料已洞然不識肯進之坐末容其謦欬而一擇之乎果蒙回眼一顧則所願攀附閣下者非止今日正望閣下雍容廊廟爲人主斡運天下薦進人才之時牛溲馬勃不能無助於藥籠而破氈敝箒尚可增價者其遭遇自今日始耳私情如是閣下進退之

上婺倅王學士以門客牒試書

昔栁子厚謂東祠有浮圖病躄者十年矣扶服輿曳羞媿側匿已為㢆人會里中諸釋以經律授人者悉以故去其徒無所取法相與謀曰躄師有道可出而事之乃盥濯扶持獻巾饋食浮圖遂有聲中廏有馬駒病頺者十年矣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已為㢆馬會刺史至他馬痺狹短小廏人恐不足以授轡相與謀曰病駒有相可秣飾之乃浴剔蚤鬋刮惡除洟馬駒遂見用某自禮部

退黜之後病窮亦十年矣坎壈憔悴苦險頓挫已爲廢士比蒙閣下拔拭提攜收置門下人皆謂遭遇之勢正與每觀斷簡遺編未嘗不捧持再拜涕泣横落莊子謂流人去國之久往往見似人而喜閣下至潤之名實由蘸出可謂似之者矣故某尤以遭遇爲可喜也子厚又謂士之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必曰我力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必細窮厄困辱則感激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必

大某今日受門下知其感激捧戴必將有加矣未能圖報姑借子厚起廢之説爲堂下拜謝之禮冒涜不勝恐懼

上浦江周令書

昔有同學醫於秦越人者其一問於師曰醫之道若何師告之曰醫者方也虛者補之盛者瀉之伏者汗之猶匠者之有繩墨規矩當一遵其方又一人問於師曰醫者道若何則告之曰醫者意也藥餌之所投鍼石之所

刺湯熨之所和猶匠者之出於繩墨規矩之外隨意用之二人者感秦越人教之曰尋常之病書之所常載者則用方爲先非常之病書之所不載者則用意爲先如是而疾可已自是二人者見國中有經絡不平榮衛不理薑桂可以發散參术可以調和者則節宣補治悉由其方氣逆而厥風痺而痿頑可以伏烏喙猛可以勝狼毒者則衝激鈎擾以意爲主治病無不愈者某謂學者之治民正亦類此簿書法度醫之方也隨宜適變醫之

意也年穀順成風俗安靖其間痛痒乍作如人體中小有不平當是時詳慎審酌不可不以薄書法度為約兕梗未去殘賊尚在其間痞結傳染如人鬲膈內外壅塞當是時疎決拯救不可不以隨宜適變為事國家安平垂二百年矣去年山谷妖厲之氣化為盜賊如癰痔結聚初不出於尺寸之膚而血脉鉤連毒氣旁貫發七邑浦江受病尤甚銜毒而死者骨尸相枕餘皆鬼手脫命負痛呻吟者閣下今日擕持良藥來作醫師起膏肓不

臘之人再使食新誠此邑之司命也其間啗土炭嗜醎
酸短蛲佟蛸肝伏腎浮之狀皆在法善鏡中矣然某竊
謂此邑所遭乃非常之病拘守方書難以立功正當出
規矩繩墨之外藥餌鍼石湯熨隨意用之常使烏啄狼
毒之力行於桂薑參朮之先瞑眩之功即日可見何則
簿書法度乃治康持久之具而隨宜適變者正今日此
邑之所急也某久爲太平男子手紋鏡影不成公相跛
倚重膇不能軒舉自前年由金華寓食於此遭阻禍艱

生事如掃魂魄不召自視如行尸今幸以號國餘喘託閣下拯救之手斷不敢纎黙如衆人故於閣下涖事之始妄挾小說效古人一言之獻雖閣下自有肘後奇方籠中妙藥能爲百里之民安𣪍母氣平復所若然區區之誠亦進見之一端也閣下以爲如何

上涓江于令書

始元五年有乘犢建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者吏民聚觀以萬數公卿疑惑莫敢是非惟雋曼倩知其誣叱使

吏縛之建始三年京師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老弱號呼相蹂躪惟王子威知其訛長安遂定噫二人真男子也且誣罔之造姦訛言之震恐衆人憂惶不決二人乃能平心定氣辨明鎮壓於擾攘之中非胷中過人不能如此國家刁斗不鳴二百年矣今者鋒鏑日警初失於禦防焰烈毒痡焚掠寖廣郡邑間紆章綰印高論大言以尊貴自處者率同婦人女子挺身竄伏其上負國家下負所學之罪此固未易云也某族居金華自

去年挈妻子寄食姻家託閤下之治親見執事以百里小邑孤立狼居虎穴之中人卒不多甲兵非利獨以忠義至誠之氣率約僚佐安坐不揺不啻有誣罔訛言之驚而綽有曼倩子威之勇胸中過人可知矣某竊謂此邑之内扶老攜幼之民所以自保不死者皆倚閤下爲命而烏合嘯聚之輩所以未敢嚮應者以畏閤下之威願閤下持聰明而不改固膽略而不破念子思君誰與守之言而終始如一則妖孽剗除之後定可爆然有聲

於東南矣蚍蜉撼樹勢必不久旦夕安堵如故道路之
間行見父兄相率牽截嘉石求文人爲閣下立頌德碑
苟惟不然閣下匹馬朝去此邑暮爲墟矣利害相懸不
啻白黑閣下審處之無忽

謝梅右司作先夫人埋銘書

某聞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千譯乃至中國有文
章於此與美玉同而其來之遠則有類於流沙千譯之
勢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予必不信也金鏞

於山篝火餱糧而後進崖崩窟塞則取者遂瘞其中有文章於此與良金同而其得之難則又不啻有崖窟覆壓之虞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某前年失母氏昏迷中但念罪逆重大無消除之理懿行隱没無發揚之路故不避僣冒以誌銘血懇上及座下當是時正猶越流沙而求玉探深鑿而取金其高下隔濶内自惕息之狀固有倍萬於金玉者是故無親疎之愚皆謂某不善量度無可得之理何則某至窮賤者

也公當今貴人也分既不相及東西數千里情亦不相
通安可投置畨紙短書於潭潭之府遂欲得其無價文
章又況㽵人遺德刻之金石所以垂信後世其事甚重
其不可得固無疑也獨某狂妄之心謂公殖學播名正
躋顯道方欲鎮壓偷俗激揚義風其於葭莩舊屬瓜葛
遺情當未泯也是以無晝夜延頸西望定期螻蟻之誠
有所感動果以八月十三日奉教書悉遂所請霑濡膏
馥不但枉勤大筆而古篆小楷皆得顯者爲之披卷發

函爛爛在目徬徨感激涕淚迸流再拜叩頭移入翠石窀兆既啟謹巳鎻置幽堂而妙刻流傳今亦不可以數計矣此皆右司徳厚仁深情堅義重念昔時齊眉廡下之賢故以某母氏爲可録享今日戲綵髙堂之樂故以某孤苦爲堪傷不靳毫芒勤爲藏史流芳託此遂播無窮嗚呼豈不謂之厚恩也哉是小人忘生殺身之地剺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昔杜舍人嘗謂自古言懇者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以其七日七夜哭聲不絶言喜者

莫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某曩爲母氏乞銘時正

類包胥之懇非不哭也第公不聞其哭爾今此過蒙恩

憫充足所願且得於憂患禍災之餘付以輝光是亦死

而復生者其爲喜也不減虢國謹以石刻一本隨此封

獻少通謝意辭語煩碎不勝惶懼流汗之至

謝宇文郎中書先夫人埋銘書

某嗜古讀書竊有惡圓之僻每見傳記閒有立身謹嚴

行事端正者則傾心慕望恨不可一見如天神其後有

教甚者曰子雲有言書心畫也公權亦謂心正則筆正欲察昔人賢否第於今石刻間視其筆法行動則忠佞邪正一盼可得某嘗其言似或可用凡殘碑舊字皆收拾驗視參合其人又見如魯公輩勒名著行皎如星日而字畫之存者堅剛方正嚴毅整肅定無零亂婗媚之態自是始信教者為不謬每欲挾此術以觀當世貴人則廊廟館閣之間端人正士既非窮賤寒生所及識而又翰墨尊貴秘藏難得脫或揮灑到人間則又非窮賤

寒生之所可見故孤懷常抱慕望不足之嘆前年失母氏冒禍毒丐銘於右司梅公公視某之父則昔之僚婿也憐而與之且賜某書曰吾既為汝銘其母又得字文公書之無忽某踴躍再拜既感母氏有没後之光如此竊自慶幸於今日得見當世貴人之書可以驗信其術聚族共觀之則滿紙燦爛皆持重舒和遒峻緊結無點畫不有法度而終不為邉幅所窘正如冠劍大臣儼立於朝堂之上風采威儀自有貴氣嗚呼誠無價之寶也

顧賢傑之士志業超爽豈嘗留情小藝乃其忠純温厚之氣根著於心故發揮於外者自然如此恭惟郎中力正學而收峻科行直道而領要職藴藉風流標致高遠在搢紳間沉邃有韻故字畫錚力俱全不蹈前躓挺挺奇偉非苟然也觀人之術真可驗矣某東浙書生籍箕裘之業免爲聾瞽然自幼時所受者皆窮苦頓挫之氣已三十年虛爲太平男子衆方指爲溝中窮人一旦乃能爲母氏得栁書遂與唐人子孫爭孝吁可怪哉自非

閣下與右司公雅相交厚不忍其鄉里姻戚之中輙有
棲棲抱苦者則此等字畫正爲神佛護持豈在寒冢墓
石上耶人非木土安得無知銜荷厚恩死而未已于今
而後所謂立身謹嚴行事端正者又何必遠慕古人如
或終坐坎壈不得見餘塵而一拜則松楸之下高懸妙
刻自可終此身而仰事之不勝拳拳之至謹以母氏墓
誌一軸同此封獻伏幸采目

謁聶大尹書

某嘗觀今人處事大率輕重緩急倒置可怪試舉一端言之有人啟數千里之行戒塗之日或告之曰某處有勝觀太行之阪崑崙之墟蒼梧之野雲夢之澤崒律寛曠可以展清眺而廓志意又某處有神仙安期之居偓佺之里玉笈金經石田丹竈變化縹緲可以覿真風而警昏滯又某處有古跡峴山之碑仲宣之井玉華宮之馬武擔山之鏡隱約茫昧可以探古意而弔興亡是皆不可不見者徃徃昕夕慕念顧至其旁得一見之鮮不

徘徊徙倚周旋而後去萬一齟齬不前則跂望太息常有遺恨至於地靈物秀之鄉中有王公大人挺然特立則聞之者未必以此相告知之者未嘗以此爲懷牽舟駕車米鹽既具一介行李不可少駐則掉臂而去未聞有息肩弛擔望門墻而一見者此蓋不知輕重緩急故也某東陽之鄙細人也家無蕪晨之産以書卷爲業骨寒命薄百事遅頓坐去年焚掠之禍衣食艱勤有道路之役然心志激昂未忍自棄戒塗之日不問人以勝觀

所在與夫神仙古跡之地而汲汲以王公大人之可見者爲心意謂品題之恩夤緣有託則衝躍攀附成就器業政有望於他時斷不爲目前計也如閒大尹侍講規模廣大人物高爽凡所舉措魁岸磊落説者爲臨川地氣自有相種舒王徃矣頗猶和氣生芝當時融結未盡藏聚于今復有出而爲瑞者果欲求偉人自當一見某又竊自念平昔尚欲求古人於方冊中安得道閣下之鄉里聞説者之言夸大而不知自勉萬一閣下不以富

貴驕人回眼下榻進之坐隅使得挹高標而聽宏論某亦將遊泳波瀾參以今古管中所見審知閣下爲偉人則衝躍攀附豈止爲今日計哉固當使尋勝覲求神仙問古跡者悚然下汗而不已也率爾之言冒浼爲甚

代上湯尚書書

某嘗覯韓愈爲布衣時仰首伸吭以書自達于宰相待命不聞後十九日再上書又不聞後二十九日又上書三書雖具竟從董宣武辟命入仕爲推官用是知以疎

求親用賤瀆貴者其難如此今也某以江浙寒生求見當世貴人其將意通情冒干典謁者止一書爾無三書也見而憐之扙拭提撕一書而進見而棄之逡巡卷縮一書而退非韓愈求知懇進之難而某敢狂率僭易如此蓋愈之求求未知已者某之求求已知已者王公大人未知已則發露底蘊希恩擅報其言不得不多而又退之負材抱器當壯盛之年唯恐譽望之衰功名之晚其於先達之士必欲依倚攀附以就聲價故祈懇之言

累三書而不已也王公大人既知巳則稱述姓氏敘說平生雖一言可見以意而又衰遲頓挫之人志氣凋落苟揺尾長鳴於雅故之前而又不蒙收恤則枯木朽株行就僵仆而已矣無復多云此某所以一書而足也崇寧舍法之初小人負笈西行天爲今日之私使均茵憑而進雖是時緒龍氣象自有貴賤而高懷傾蓋一笑春陽出入周旋遂陪逸駕其後閣下雍容紳笏乘時奮飛回首塵埃巳在天上而某竒窮顛躓流轉人間齒髮復

尋化爲老境雖夙昔之好銜負心骨而勢位相懸自成踈絶年來閣下以經綸大手拯溺扶傾爲中興名臣某也何人敢念疇昔其敢恃而未來者如聞平日訪逮之言每有記齒不忘之意親朋夸耀更相告語皆謂某於此時不能衝躍勉旃上副獎提之賜則是終無奮發之期矣此所以不避僭越之誅具陳終始幸照知之素而自免於緘書三上之勤也某又聞天下之理否不極則泰不來窮不極則通不至靖康而後國步艱難蜂結蟻

聚百怪並作顛倒縱横離絶中外否則極矣故閣下挺
然仗義與諸巨公應時而出掃滓穢而太清開壓狂瀾
而寰海靖太平儀物日日就新何者否極而泰故也如
某則志願相違觸事顛錯有幼學之業而老奪之有養
老之資而盜奪之進無章句科舉之能退失饘粥爲生
之計窮則極矣今閣下以堂堂漢相之材懷戀戀故人
之意凣對客一言之間天涯片紙之書莫不因風宛轉
道及孤寒則所謂窮極而通者其有資乎夫閣下攄發

妙蘊既進而爲朝廷天下回否中之泰其敦崇高義退而爲朋友故舊發窮中之通者亦閣下而已矣復誰望哉恭惟閣下英資偉氣絶邁古人倜儻襟懷杯斗雲夢其扶正乾坤斡回造化之後行將陶冶士類盡取天下人才青黃丹雘之况此萬里羇旅僦建康一突而炊者乃閣下半面之識也私自計念尚當愈於墻角短檠未遽忘之否

代人求知書

嘗謂州縣小吏其懷材抱器落落超絕者雖不求人譬如千金之璧在人眼中自有名價如是者顯貴無疑餘一輩進身極難欲衒躍而自獻也則冶旁之金戒在不祥而又王公大人之門不輕許與正欲覲人蘊藉陰識輕儇之士而薦黜之故好自言者多取辱焉欲俛默而不鳴也則見殺之鴈正坐噤啞而又當路特達之士倚門者衆稍自昧晦則往往遺棄而不及取故不自言者多取困焉坐此二患摧楚塵埃之中終身坎壈不爲清鑑

之罪人則為明時之棄物兹惟艱哉某以一介小生藉門地之恩奉紳笏又幸會夤緣託言驅策之下勢孤援寡踈冗不能動人私自省循正墮二説之間何哉閤下以高名重望嶽鎮一方進退賢否升黜良窳黜有程品揩揮屬吏恰勤撿押克巳奉公不累司敗則巳過望幸甚不當衒躍以取自言之辱也然倚注日隆留滯寖久不日輸轉回之手入參造化門墻髙第蕤蕤在側當是時破甑敝帚不復可前矣是今日之不當俛默以取

不言之困也二者之患營營不能決則有教某者曰公方開賢網以羅幕中自言之辱尚可洒也迨公擁華蓋而奉皇極則不言之悔不可追也某忠其告故今日輒敢忘僭冒而來唯閣下進退之

又

某聞達而在上者未嘗不以汲引爲心然有識之士其所引者必佳士窮而在下者未嘗不以求之爲急然有志之士其所求者必端人蓋得一佳士而用之則建功

立業緩急可倚量才責成定有報效彼闒茸椎頓無益於事者雖沉滯坎壈彼固未嘗經意也得一端人而出其門則厲激心志終始可託駿步翔飛不失攀附彼側媚柔脆無聞於時者雖不吾與我固自省無憾也某奉紳笏之初嘗從尊老問所以進身之術告者謂當如是然某自聞其言載憂載喜喜則喜今之王公大人以才德名世者岌業相望當有所歸憂則憂告者之言果信則擁腫凡下豈在俊士之目徙必呵棄矣既而謂王公

大人之收斂人才正如富家翁之蓄物雖所寶者在於瑰奇偉妙而猶醜瑣細可以備器用者當亦不廢天下寧皆席珍而囊頴乎恭惟某官扶天英氣爲世偉人議論高明心術方正暫輟禁密輓計南邦此蓋後進有志之士旦暮衝躍所願出其門而惟恐後時者也某愚且賤天實爲私得斂板堂下驅策之末固知閣下之門如嘉木垂陰可以托身取蔭然自揆志能豈敢以佳士自許特猶醜瑣細尚有餘富耳又柳宗元嘗論北郭鐵爐

步求釜錡錢鎛刀鐵而不得固謂世之寔去名存叨冒故號者類皆如此某江左小生承門閥之恩得塵仕板閣下今日如將按責而求其實則釜錡錢鎛刀鐵非所有也萬一垂情加惠不使沉埋以辱家世則鐵爐冒號亦可資以求知乎

代上樓浦江乞免租官田書

昔敖倉令嘗有轉輸之役使綿力者十輩人負十鈞半塗力盡十輩俱廢有愚者過其旁令輙誘之曰烏獲能

荷千鈞今十輩之負合不過百若有力能並爲荷之使疲者得蘓而官無留事仁人之所爲也愚者以道遠辭令曰夫豈久哉十輩氣蘓力強再以負還之百步之外若掉臂而去矣愚者無他腸信而不疑十輩既脫馱去不留令得所託泛然不顧其人背負百鈞前瞻後顧喘喘不勝其苦遇行者輙祈懇之使代其壓則皆謂貪多喜重而至此奈何痛苦及此已則欲移之於人悉嘷駡之憤悶力窮遂以壓死知者憐之某之佃官田也與此

類閣下能憐而聽其說否吾邑有官田數百畝久荒弗墾厥後邑宰周公命鄰伍數輩佃之鄰伍以草深土硬不能遽治顧先得有力者犁墾之此正類綿力十輩求脫十鈞之時也而某之在邑中昧晦踈拙無機變之巧又類愚者周公見而諉之某以後累辭公曰夫豈久哉鋤荒之力姑借一年爾後鄰伍俱在還以歸之使疲者得蘇而官無遺利仁人之所爲也某無他腸信而不疑此葢與合百鈞而負之之時無異其鄰伍幸其脫也亦駭

去不留一年之後某亦欲求脫則周公去矣此又類夫
令得所託泛然不顧之時遂至背負百鈞前瞻後顧喘
喘不勝其苦祈懇他人使代其壓則皆謂某於此田官
無租則利而取官取租則欲辭而去是亦貪多喜重而
至此復嗁罵之曾不知百鈞之壓初爲援人之急而當
其事一墮計中反謂痛苦及巳而欲移於人憤悶可勝
言哉力窮未死之間幸閤下有憐之之意矣恭惟閤下
厚德服人高義鎮俗暫抑翺翔雲漢之翼棲遲百里之

閒而某也忝與士民列在桑梓閤下視事之始固嘗以此浼嚴明矣閤下憫之察之許某又一年之後為追集鄰伍還以歸之此厚德也而某以百鈞重壓念念在於釋去心以一年為遠遂詣五馬卜之庶幾惻然之念有如閤下則相與為某釋其重負可以即日掉臂而去五馬之意若曰汝邑之大夫凡裁決必已中理非若他邑之可以去取云也一年之諾亟拜厚賜某徐思之一年之佃令尹既諾之矣心已為遠也而請之五馬五馬不

從則一年之諾令尹無乃怒而奪之乎某又思之令尹為天子行法惟理所在豈容私喜怒於其間今我負持百鈞進退無路赬肩流汗喘喘將死令尹當愈憐之爾故今日輙持小說且謝且懇願閣下憫其不勝任之苦使終此一年為某釋百鈞之負使十輩分荷之在彼不為甚重在此不壓而死則閣下之恩矣夫前賢有言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可常行者某叨竊儒冠

不能早自銜躍窮蹇顚頓至於今兹尚不能追逐後生作進取字文其於笠首荷鋤耕田種稻誠非所長也前令尹周公使之代鄰伍承佃正所謂以他物充代決非可常行者幸閤下察其無他腸而已矣干冒尊嚴不寒而慄

謝漕司秋舉啟

合三路之秀謾爾隨羣較一日之長遑然居上與之偕者踰千輩出其後者止三人得非所宜媿亦增重竊以

還科舉而復熙豐之制設漕試以防州郡之私論其爲
法則豈復有加所以待士者無所不至文章丕變追還
渾厚之風場屋一新革去對偶之病顧常規之稍徹宜
清鑒之無差如某者江浙孤生箕裘末系弟兄終鮮 闕
小巫之見訪問儒雅之風矧屬古文暫罷中否
科舉乃祖宗之舊人材皆教化之餘不應多故之時無
待價深藏之玉遂用新科之制求處囊立見之錐當得
鄉賢使爲舉首如某者受才冗惡賦性踈愚柔嘗踴躍

於功名今漸侵尋於齒髮然奮時振翼忘其爲腹背之毛顧影長嘶恨止作纆牽之馬心懐秘計夢騁良圖旋聞科詔之音勉作書生之事戀耕鋤而足猶躑躅學詩賦而口尚囁嚅忘意桑榆非緣利禄譬猶滋味自知咀嚼之遲徒若秕糠常在簸颺之首得之增媿尤所歸恩此蓋判府給事國士無雙唐朝第一非徒筆語妙天下蓋亦智術過古人留威名於朔庭布仁恩於輔郡孫城屢寇指麾纔及於期年萬井俱生全活不知其幾口復

引鄒生之吹散爲寒谷之春恨借寇之無由惜丐戎之已晚但堅操節上報恩私庶因堂下之言可備籠中之藥過此一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啟

丹墀待問謏懐千慮之愚清禁臚傳繆玷三人之列省躬羞媿聞命震惶竊以取士之科得人爲貴然在上者或偏私而自用則在下者多諂媚以求名苟容汲黯之忠豈乏劉蕡之策國家運罹極否數啓中興於干戈僅

息之時講科舉必行之制求此多士坐之廣庭聖詔譙恭深見虛懷之意衆心感激誰非流涕之人宜得英材式符優選如某者東陽冷族南巷貧家虛功業於半生恥姓名之三上昔遊學校妄求烏啄以充饑回顧詩書似種石田而無效志雖堅而身向老祿未及而親已無瘦馬嘶風饑鷹側翅念晉州男子尚包葦蓆以自言彼新店民家猶因畋獵而得諫幸厠奏名之籍敢虞犯上之誅既逭斧斤復叨紳笏但猶滋味頗嗟咀嚼之遲徒

媿粃糠多在篏颩之數深惟忝冒實有寅縁此蓋僕射相公學貫古今材兼將相以周公伊尹之業爲巳任以宣王光武之事望吾君機務益繁智力旁出取虞淵之日再俾光明堅魏闕之心不辭險阻大慰蒼生之望實爲洪業之基永鑒賣氷無煩乞火致兹庸瑣亦預甄陶某敢不益勵前修勉圖後效不能衒躍過爲私巳之謀惟有朴中無負恩門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王舍人啓

金頑鑛老曾煩鎔鑄之功地遠根寒復託庇庥之下念殊恩之有自訖小己以何榮每自省循惟知感激竊以相知之道夏有所難先達者固於此不敢輕後進者亦未嘗無所擇收之藥籠雖求旨味之隹唯以氷山亦戒依憑之誤必親道德端方之士斯有功名攀附之期嘗怪末流沿成敝習其仕進也以爵禄爲重所師表者以聲勢爲高但慮顛申申急欲綏若若附炙手之熱趨沸羹之門朝廷有大利害而不知生靈有甚休戚而不顧

乘盜奪之器而方云得計居鬼瞰之室而自謂能安初也紛營揮扇猶来武君坐忽焉衰落設羅不到翟公門故古人不肯妄施推轂之恩志士所以慎重執鞭之禮者此也某切念賦材庸陋稟數竒屯幼隨薄宦之親飄浮萬里長事垂年之母寒苦一門遇朋友則小巫之見大巫託宗族則北阮之望南阮上頼孟機心切栁葉功深故得研志典墳爭名學校奈何鼠能甚短蟻術無多半過此生而益窮三上其名而始奏越茲數載之内具

見百憂之侵園收芋栗則未謂之貧家有詩書故弗羞其賤所念風波靡定塗炭方深憝若潰疽已作腹心之疾兵猶驕子弗知衣食之勤姑息之政不悛欺罔之弊猶在名存而實不舉法立而官尚貪公論不名私情頗勝墻已敗矣而不防有盜火未燃也而因謂之安空號復古之篇未見太平之象竊稽往哲遐慕偉人得海内之英與論天下之事屬因未拔輙預鼎科雖獻計稍愚或蒙見取然習事不慣多謂可憎旁無乞火之言中絶

賁氷之欲守其孤操竊此微官備觀外物之去来盡識貴人之風采猶吾舍人先生閎深浩渺高爽英竒凡有文章皆造經術精微之處所得富貴不自黨與阿附中来一語驚人九重垂聽謂乃公輔之器試之臺閣之儀載守奉常盡擇帝王之典擢居内史最親日月之光正眷倚以加隆方清切而騰上而謙懐自抑高趣不凡請繁劇以率人示亷退以勵俗皆合古人之體端非俗吏所能匪緣一盼之恩報膺天子固已終身自計受業我

公暨来沈約之邦光續仲舒之裔仰視仁人之布政深知君子之用心伸良民無告之寃督惰吏不決之事無持牒追呼之擾禁舞文出入之姦初雖髣髴許張衡下車事肅令已優游如汲黯卧閤風移切欣宣化之有人自喜依仁之得所重念某桑榆漸晚蒲栁易衰羨無頴谷之嘗詩有蓼莪之感待海邦之一闕甘家食之三年顧影長嘶破涕爲笑憂時惟切仰禄亦輕必不枉道以求人姑俟因時而自效仰惟吹嘘善類奬借寒生勵而

使之成援而與之進塞塵尚暗非壯士高枕之時王室再成乃大匠取材之日愚所志者公其鍳之

請婚啓

有室之期必俟壯年之及養親之志疇云一日而無敢陳猶子之私上布華門之請某人薛鳳居幼桺態最憐頗思身率之賢共濟色難之孝某女修循姆教練識儒家決無驕奢鄙吝之風可作勤儉温恭之助族如秦晉請婚不謂相卑類匪薰猶同器諒惟所欲謹伸微款倚

聽嘉音

又

㬢緣雅故獲綴葭莩每覩弟婦之賢嘗有世姻之願惟此徽欵非謂偶然某女擇配累年間已得人而不遂某人受生多難初嘗有室而今虗偶因氷上之言願諧帶間之約儻副今兹之望實酬平昔之懷男女之倫為大倫吾敢請爾兄弟之子猶巳子公其圖之

又

簪纓久替雖慙門地之中微聲跡相聞每慕里閭之密邇輙有葭莩之願敢因柯斧而陳某女懿行著聞不止女工之事某人儒冠無效方圓內助之人眷言伉儷之求無易閨門之秀夲緘書於一紙斷以不疑遲重諾之百金必蒙無拒

諾婚啟

夙敦雅契平時已類於崔盧不負初心今日更同於裴魏矧慇懃之先辱敢退避以他辭某人秀爽多才雅副

家鄰之託某女綿纎稚質尚資母教之門顧鄙陋之無堪宜奉承之弗稱然世姻重累嘉意綢繆雖無匪斧之言久合牽繩之義寅緣如此顧爲箕箒之歸感激何深益固葭莩之好

又

里閈不遺過有婚姻之問箕裘久替僅存門閥之稱義罔可辭卜乃云吉某人温純無玷宜有室之甚難某女稚弱多艱亦擇配之惟謹執覊籠而事君子豈不幸哉

奉羔鴈而拜華緘旣聞命矣

又

華緘委曲過爲兩姓之求敝族蕭踈正坐崔門之晳矧婚姻之嘉約契皃女之良因顧義何堪考卜則吉某人天姿秀嶷貞若玉而未冠某女稚質綿纖方比𪗋而扶膝旣拜不忘之惠敢興弗稱之辭中此世姻出於高誼旣攀齊大冀此卽詩禮之早成所媿阮貧恐他日貨財爲不及其爲感愧罔旣敷宣

又

傳家世譜受姓不類於他楊誤我儒冠坐困獨貧於南巷雖門户免粥婚之誚顧兒孫非畢嫁之人抱此慙衷敢希華紱某人天姿秀整德性醇溫於今不過寒書生爾後當是奇男子某女桑麻素志燈火寒窗媿吾家無分僮遺嫁之財但他日有移母事姑之禮再三循省欲申匪稱之辭萬一寅緣遂拜寵臨之問

又代石氏作

伏奉華緘猥蒙嘉貺以奕奕安劉之後聘寥寥數馬之家惠莫大焉禮無違者竊承某人出於大姓素閒坦腹之賢長而好書未作牽絲之會而某女匪云擇配僅越勝笄正孤寒舉案之流非驕貴縵窓之女顧敝族之非稱何以堪之荷厚意之不遺旣聞命矣

納幣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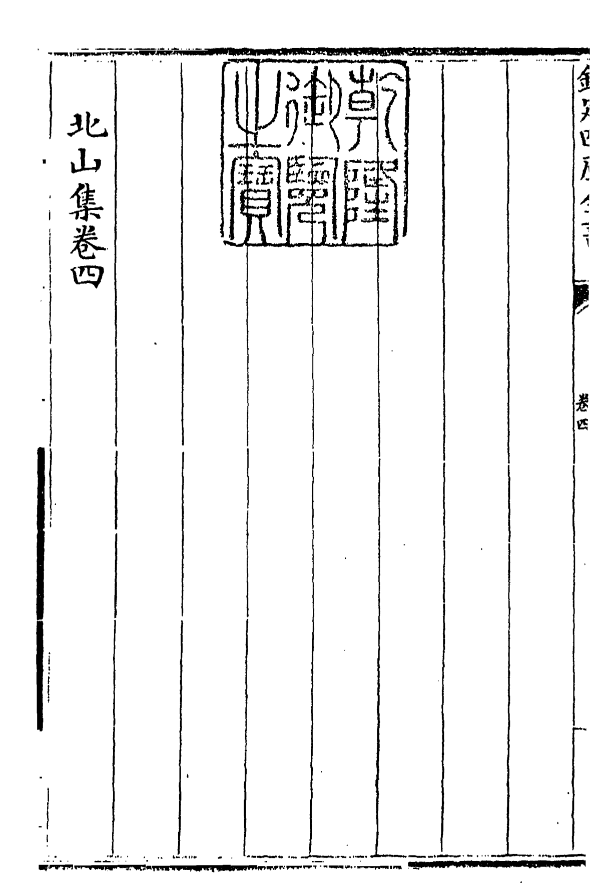
卜丈肇吉懿候初諾以書名掌判載言周禮令宜於入幣顧念貨財之薄負懷紂帛之羞恃猶子之希恩庶小

人之免矣

賀參政啟

顯奉綸言起𥙷大政輟留鑰殿邦之重置參機近弼之尊兹謂殊恩允符清議門墻之慶悃愊尤深惟藝祖之開基訪庭臣而定制聖謨垂訓降丞相一等官累世用賢自乾德二人始位高睠厚責重禮優此夙昔之所期令周旋而始契恭惟閣下養心醇一造道全深由舍法而脫崇觀之毕在布衣而有公輔之器既從紳笏果用

羽儀唐室文章衆服仲舒之誥漢家德意爭扶鄧禹之
車爰寄藩宣益隆問望考著龜而協吉宜富貴之鼎來
而況甲至上元泰當初九守大信而遠人已率保成功
則庶事皆康如聞論道之師夙有惠疇之意克俾厥後
惟暨乃僚須事信而言行庶志通而功遠某竒孤弱植
衰病餘生費君恩于廩粟之多總軍政于邊防之暇自
惟徼幸動負愧慚傳聞君子之立朝愈見生靈之蒙福
四川峽阻望賓客以神馳八詠樓高覺鄉邦之增氣



北山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卷五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丁鳳儀

北山集卷五

宋 鄭剛中 撰

笑腹編存

世傳王勃爲文章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覺則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目之爲腹藁余喜爲文而才思鈍滯嘗集紙爲編每撰著必先藁其上俟竄易定乃淨書之念古人一腹之間包羅蓄積遇事感物決而發之則

文不加點余今有爲文之膏肓無古人之腸胃綴緝之言依倚紙筆爲吾腹者真可笑歟又念世有聾盲屬厭之人徒能負其腹以納膏粱五味使其知有古人往往亦能捧腹一笑然余方自笑不暇笑他人因題其藁曰笑腹編

送石尉序

李益送洛陽留守詩曰還似汀洲鴈相逢又背飛嗟乎余於德臣今正如此初春賊徒南来與德臣别後二百

日復會於浦江見不及再旬車輪又欲西轉使人重有感戀不足之情信乎其如益之詩也雖然丈夫志四方聚散亦古来有之無足多道所謂感戀不足為此邑言爾宣和二年妖賊見怪公嘗親探虎狼之穴既而欲以百里小尉部敗殘不教之兵坐與賊抗邑人恐徒失公而無益也則泣涕擁蔽相率而強公使去公去未十里而邑已為灰三年秋氛埃廓清羣醜殄戮是時所在修治墻屋邑人見鄉邦之復思前人之所愛則懷思跂慕

念念而望公之歸未幾公果抱印而還既至則已有先公而攝者蓋兵興之後部使者皆得辭請一官虚則數輩銜檄而来有力者居之浦江尉宜其不以還公也嗚呼古者建官乃因民而用君子後世用人則因官而循私情時焉而已矣去矣哉朔風愈髙平道如掌豈無梧桐竹實待鵷鶵於前途

送僧如澤序

浦江黄氏如澤者置身浮圖而得儒書觀之既通其義

則不能自已深探愽取遂能作歌詩文章有識見脫畧可之寒而與才士相及於縣西四十里小刹中得一室居之閉門宴坐忍饑讀書不知其身之釋也宣和庚子春又欲走中都以詩文求見今中書舍人梅公余私計之舍人以道徳文章鳴世正此貴顯紳笏士人尚倚門墻不得見是師漫不加省萬里徑往有如潭潭之府無門可入且不能持齋鉢取人施利敗篋中所有者皆無用詩句其顣頞當甚於山間也因其過別且言之師曰

曩日嘗以詩句進謁公堂下大蒙賞激一鄉之善士所以假借名稱者自公發之也今吾此行恐無拒絶之理余驚謝之曰舍人益貴矣言日益重矣師之詩又益工信如前所云公見之則當益喜喜則吹噓薦道師之名當益聞顧雖椿栝翠羽終還山林然他時紙牕竹屋之間尾爐柏子飽食垂老定非今日澤師也師笑而領之余書其語於紙

避盜録序

避盜錄錄方䑕之亂所見於浦江者也耳目之所不臨者不可得而紀焉一邑之間人材忠邪民情去就禍患之幾僭逆之勢凡繫於風俗政事者皆因以見之傳之子孫非特使其知吾處世之難所遭如此至於行已莅官除惡禁暴皆可取以爲鑒云

鄭安之總錄序

越山之前不見范蠡之宅所存者陶朱井而已峴山之前不見王粲之宅所存者仲宣井而已二公皆奇偉之

士時移物化僅有踪跡在故井閭則後世之修椽大屋營營作百年計者信愚夫爾吾叔安之宣和庚子未兵火之前有適軒草堂宣和壬寅巳兵火之後有素廬石室軒有詩堂有歌廬有銘室有記或在蕭踈故宅之間或在寂寞松楸之側或在幽深梵刹之内隨所僑寓不過數椽之地皆得借名而書之㝷考前後無非輕擲利名脱略疣贅之事然後知先生之無有住著心也先生志趣高遠器局不凡讀總録之文則可以見四居之意

觀四居之名則可以見先生之心他時香題文桯雕楶綉柱之輩窅然磨滅之後吾意先生之清名尚得與故井同傳謹書以爲序

代序忠厚錄

近世士大夫氣習浮薄羣居談說多蠹敗名教曖昧輕誕之語若曰某人附誰得某官某人因官成某事或計廩稍之厚薄或較資格之久近甚者以滑稽供人之笑萋斐媒人之短闒首一言抵掌相和可發羞嘆宣和壬寅

余竊禄豫章悼傷此弊思有以革之議竊於幕中奉公之餘日書一則凡傳籍所載耳目所際可以信神明而雅風俗者皆以次書之庶幾合高義而洗其習屬同僚好古莊士也咸曰唯請先序之作忠厚録

華孫命名序

韓退之贈元協律詩云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四美謂讀書多思義明學不已行所學也由是知英華之發必有其實鄭氏上世讀書起家四美之實具故發而爲

華枝葉蕃茂芬香達於鄉里族既華矣培實之心各不自勉三二世之前華已漸衰年来世故艱危異端相習實既蔑爾其華落焉猶子叔義近得一子在懷繃間頗有香氣其母抱而見余余謂顧其子之華貴者天下父母之心也然不知培養其實則他日何自而可榮而又培養之道不可不在其初余無以爲侄孫壽書華孫二字以名之爾父母汲汲培養其實英華之發他日尚期不忝於上世

陳仲餘改名序

仲餘初名裕一日請更其名余告之曰今之爲士者其患在於有好裕之心而無致裕之實孤陋寡聞眼不見道而盱衡厲色廣己造大平居所爲無非奪心術而敗德性方自謂胸中所存種種不乏一旦是非惑於前利害迫其後乃始顛沛窘急不知所措是果得所謂餘裕者乎求餘裕者莫如修德修德者致裕之道也仲餘不敢自以爲裕而願更其名其志可嘉矣觀其樂與勝已

者處不敢少有虛驕自滿之心則修德之計莫良於此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已是雖無心於求裕而致裕之實此其漸焉余請更其名爲修卿而字之曰子漸

吳德先命書序

李常容書於中卷論五行最密浦江吳德先獨得其傳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如李咸之言死生也前日来謂某曰予欲爲今年貢士爲災福書既豫言逆料可以驗其術又可取薄資以賙吾貧如是可乎某曰言人分定恐

好勝者怒取人金資忍愛財者鄙公其審之徳先曰命係五行自有定論書取二絡未為傷廉子姑為我序之某曰唯

送相人蔡道人序

紹興辛亥冬十月有相士姓蔡者自號碧雲道人訪予於金華予時已冒禮部蔡道人云廷試當在第三春試當為第一留小詩一絶其末云學館色如藍不作鼇頭亦第三余不敢領又坐貧無以酬之因其求詩謾書以付

之侯道人術信則持此書以見余

送相士張允序

紹興辛亥張居士以相術游婺女是年朝廷類試禮部進士於臨安吾鄉中選者七人多居士之所預言而余之名次高下言之皆驗一日居士欲道浦江入會稽過余求詩余告之曰大凡挾術之士求覓詩序自粥者皆其術之不至欲假借好語爲道路取容之資君令阿堵神照炯炯如電非但可以知人人亦當自有知君者何

以詩爲姑書以付之

送蔣惠民序

蔣惠民宣和庚子從余學於浦江紹興癸丑從余學於金華庚子距癸丑葢十四年中間惠民娶妻長子兵火艱難無所不有而好學之志益堅相從之意益厚其緼蓄於中者益滋潤可喜嗚呼可謂賢也已矣然庚子之學始正月至十一月不三百日而余去癸丑之學始正月至八月不二百日而子歸其相與羣居皆不逮久余

復運斤手老不知能果盡子鼻端之𦐂否耶念此後余當試吏而子亦行有良圖宦游東西後面何日於其告行誦曾子之言而送之其言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髙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子其勉哉

圃中雜論序

柳子厚謂郭槖駝若種樹所植無不碩大且蕃人問其故則曰能順木之天而已矣由是知根荄微物皆有理

性得其性未有不毓者鄭子家貧白顛齒髮知功名之已晚荷鋤涉園不覺成趣蒔種之際圃人有陳説相告者度其言似合於理則悉書以記歲月既久遂致叢聚因編録而名之曰圃中雜論

可友亭記

鄭子居北山之下傍無鄰墻與衆異趣每恨無與友者近即舍西開小亭初非擇勝而適與西山相對向人日有佳意因喟然嘆曰人孰無友大率爲富貴貧賤所移

何以言之兩貧必相友一或富焉則氣味俗惡鄙吝畏人貧者固不肯與之友矣兩賤必相友一或貴焉則羶香炎熱各從其類賤者又不與之友矣此所以參差不相得而貧賤之人常有索居之嘆也顧西山在前嵗寒不改我貧而彼不爲富我賤而彼不爲貴此身未死濃嵐爽氣之間賦詩酌酒結歡固不止於朝旦是可友也因以名亭

石磨記

鄰有叟置石磨一小枚於壁角灰壤之下余偶見之其形製雖甚拙然石理溫細可喜問叟何以棄之則曰大不堪用每受茶磨傍所吐如肩余假而歸洗塵拂土翌日用磨建茶則其細過於羅碾所出者又取上品草茶試之亦細獨磨麤茶則如叟言也蓋石細而利茶之老硬者不與磨紋相可故吐而不受材叟無佳品付之遂以爲不堪用而與瓦甓同委嗚呼器用之不幸亦如是耶有德之士緼籍和粹不幸汩没於簿書鹽米之間責

以簍楚會計之能一不見效遂以爲鈍拙不才者世固多矣洗拂塵土付以所長亦當自有識者云幷書於記之末

小牕記

書館當暑雨時地氣潤濕小室文字擁隘牕壁周障如坐甑釜前日破牕紙三分之一易以藍紗則有二好樹徘徊對簷茂密可喜樹外小池得雨弄漲復有三四老栢樹立其前微風過之新綠摇動爽氣虛徐而入眼界

豁然清快始恨抉紙破牕之不早也鄭子喟然嘆曰性地中正亦如此平時汙漫蔽蒙翳塞兩眼不異深坐小室之時第不知自有佳處在障礙外耳抉除則可使神明還舊觀也其事可記因書其嵗月云

雙蓮膏露辨并序

侍郎梅公宣和壬寅夏四月出爲鄞州秋八月郡池有蓮並蔕而華越冬日至膏露降於松決三十里公不敢自當其瑞既歸報於上矣鄞之士夫復不能掩公之德

也則爲賦爲序爲詩爲歌翕然頌之表甥鄭某自念學術荒替而又揄揚詠道之語盡爲諸公所先不復更可摹畫姑取他人漏落餘意穿鑿而足其說再拜獻於堂下名雙蓮膏露辨鄭子一日問鄰之老人曰知若太守之瑞乎曰知之能言其所以乎曰能之鄭子使之言老人曰吾太守令嚴而政簡信順和洽欺誣屏息薰然流入草木烟露間故令效祥如此鄭子曰噫嘻水芝駢蔕天酒成膏雖學語小兒亦知爲和氣所感尚奚從老人

問之益以土物之生蕃鮮而蕚者多矣花之雙也何衆卉無與而獨見於蓮曲直而枝者多矣露之降也何凢木不受而獨在於松若不如此而謾謂和氣所召無乃昧化工之意哉吾今爲若辨之蓮之爲物泥不能汙水不能著脱畀垢而自致於清明之上益花之至淨者今太守志明行潔教化清淨皎皎如秋月孤高塵埃不可翳障非蓮無以瑞之松之爲物寬容庇下蟠固錯落犯歲寒而冬夏不能易其操盖木之至堅者今太守心正

氣剛節義森溥凜凜與霜雪爭嚴炎凉不可變易非松無以瑞之不然荻笋包泥蒲栁柔脆顧可使之爲瑞乎令人知蓮與松之爲瑞而不知其所以爲瑞能爲雙花膏露爲說而不能爲蓮與松言之此吾所以不得不辨也雖然物瑞君子之所罕道吾與若輩雖鋪陳附會以累太守安知調和雨暘惠養一方使鄞民飽暖嬉笑知有爲生之樂者太守自有上瑞也耶老人唯而退鄭子於是乎書

戒鷄說

暑雨敗墻羣鷄聚食墻下餓狸探隙而入內一雌顧戀雛子獨不飛竄遂爲所搏諸雛終日零散暨昏暮團聚則驚呼啾唧不勝其悲鄭子慟老雌被害而遺其孤傷孤雛失母而無所托也晨興以糠粃聚羣鷄於庭而戒之曰蒼牝不幸受餓狸之殺遺四孤於此羽毛未長嘴距未利煢煢相倚爾等既無義鶻復雛之勇當念卵翼同羣之愛切保護雛子栖息之間飲啄之際皆善視之

勿謂天性喜鬬氣盛有力幸彼孤孱而摧壓之也毛血未乾無遽相忘正當以氣愛相結自蕃其族嚵吻之禍尚須自省雖非尸鄉翁此言無戲

相說

今之所謂四民者士則有學農則有畆畂皆不游散四方其游散者惟工商二流所以為工商者必有所挾工挾藝商挾貨猶舟之維楫鳥之羽翼無須臾可捨故有所挾則得無所挾則困矣相士毛生之来未露見所挾

而先出其集詩又要余同賦語意勤切三四至余憐而問之曰處士之藝何如耶對曰吾之藝視人貴賤壽夭如開眼見黑白探隱匿而中其微余曰得所抉矣何患無知者攜一敗篋自可弛擔得名聲不但蘇妻子也詩何所裨耶詩文亦不當相付無乃使人疑子之術謂其挾彼不挾此耶毛曰不然吾家三衢以儒爲業箕裘隳敗至此故所在非特喜爲士大夫談說而士大夫亦喜爲吾賦詩此篋匧中之所爲富也余曰若謂種習自筆硯

中來則請子收拾詩編謹藏之第余終不敢以詩所挾

畫說

唐人能畫者不敢悉數且以鄭虔閻立本二人論之其用筆工拙不可得而考然令人借或持其遺墨售於世則好古君子先虔而後立本無疑何則虔高才在諸儒間如赤霄孔翠酒酣意放搜羅物象驅入毫端窺造化而見天性雖片紙點墨自然可喜立本幼事丹青而人物闒茸才術不鳴於時負慙流汗以紳笏奉研硯是雖

能摸寫窮盡亦無作處余操是說以驗今人之畫故胸中有氣味者所作必不凡而畫工之筆終無神觀也吾友王能甫溫潤博雅器局高遠探古之餘感物寓意見諸揮灑之間莫不種種高妙余念篋笥無物幾得一紙為家藏之富而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正古人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久而未得今得之矣而余驗畫之說益又可信故喜而書以謝之

記旱

建興戊辰歲無秋鄭子磽田不數畝在横溪之陽旱穗猶可捋也八月十一日與租客分取之是日大熱張小葢坐大田中無林木可依左右烘炙去暍死無幾忽自謂曰居無苦樂隨吾所安物無大小生於所見以樂視苦以大視小安知今日焦熱之非清涼也既作是念目前種種閒曠阡陌委曲如深簷廣廡禽鳥往來如幽人佳客一塊之土高於太山一根之蔓茂如喬松俯視螻蟻蚯蚓之竅亦邃然幽隱有巖谷之趣微風入凋叢瘁

葉之間佳聲颼然小益翻飛而長空爞焰已化爲嬋娟萬頃之寒浸御風之輿泠然不淺鄭子然後知動静哀樂窮通得喪大率如是當作一理觀蝸角有觸蠻之國非莊生過論也作記早

樂晃説

堂上堂下韶之樂也前俛後仰周之冕也上下前後之不可相易如東西之不可易位去古既遠寖以訛謬遂有混其樂乎其冕者一朝士憫之越職而言於朝以爲

韶樂之作欲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則上之象鳥獸萬物之治也則下之周冕之制前而接物也則俛之後而入道也則仰之今樂無上下冕無前後非聖人之意請更正之當時議者稱是朝廷下其說而有司罪其越職乃謂作樂自有上下以門閾內外爲辨謂無上下者不識門閾界辨故也冕之俛仰自如古制謂無前後者乃其人反戴之爾衆口譊之朝士不能辨獲譴而去嗚呼疑其跡之無以自明則目前可見之事亦至反覆其奈之

何哉雖然越職言事朝士之過固也謂不識門閾與反戴周冕則寧有是耶不知以門閾爲界容或有之謂反戴周冕豈有士人而不識裹帽乎甚可笑書以示季平

說二賈

昔有二賈俱自藍田持玉入長安其一所齎温潤光細可爲裁雲之尺可爲搔頭之簪可竅而簫可凹而盃又如西王母之白環晉靈公之宮硯帝王符璽之璞宗廟瑚璉之材亡不有焉其一所齎𤗲醜雜碎玷而不可圭

者瑕而不可璧者黑色之玟赤脉之璊又如范增巳碎之斗盧仝巳破之碑燕國不暖之礦李氏餐餘之屑如此而巳二人相遇於道互見所有弱者自料曰彼所藏瑰妙如是遇識者必得善價吾恐他時能與鬻釜錡賣瓦甓者爭先爾巨賈既至坐稠人中出一二徵者則人巳蹂躪爭售韞匵而不能拒弱者曾未及闚偶昏暮失道墜於百仞之谷吮吸霜露惴惴有餘息一日巨賈過其上其人仰首大呼曰亦當念藍田有同懷玉者乎失

足陷穽無路可出飢寒雖切骨然私視篋中猶醜雜碎者尚在撼之猶覺琤然有響君能扳援而我飽暖安慰還其傷敗之魂則非特脫死之恩甚大甚重他時羅列鄙物萬一爭先於釜錡瓦甓之間尚有遠德巨賈憐而遂之某也平時學校間挾持小技跳踔相繼心知左右出人數等類二賈抱玉求人長安時其後左右發露所學曾未萬分之一而富貴衮衮欲至類巨賈售玉時某身遭盜賊失家無産衣食单薄類弱賈失道陷谷中時

負背芒戴顏甲乞憐吐實類仰首大呼時故書是說以
告左右

北山集卷五

北山集卷六

宋 鄭剛中 撰

祭叔通判文

伏自甲午孟春與吾叔别幕阜之山洞庭之水揺揺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徒捧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凶訃在耳蒼皇驚問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丹旐飄揺徒迓公之柩也已

今之靈輀在道竁兆已啟闔而藏之萬事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蓊葱徒拜公之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逾遠而逾踈愈踈而愈僞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苔黃土其所覆者止公之蜕也耶揮涕流風何嗟及已

祭族兄巨中并同母姊姚氏文

伏自庚子盜起鄰邦時方羈寓于彼浦陽越辛丑春所在搶攘鄉曲甿隷化爲豺狼兄于是時遺我書曰姊命

爾歸俱遁巖穴念欲從兄道已阻絶遥遥北望回首心
折仲春之初有逃者来具言我家爲鬼爲灰如我兄輩
等罹禍災痛哭狂走肺肝已摧王爲出師蕩滌剷取我
得生還如魚脱罟亟走社里手足蹈舞愿見吾姊如愿
見母顧瞻里巷且問且驚豈爲吾姊亦已逝傾當此徬
徨籲天無聲魂愧不召欲無此生維後姪玠嗣立門户
我恨坐窮愛莫知助兩家相歡誠心則著究觀其跡今
弗如故玠亦年来困於狂求畚鍤累土大事宿留今已

得卜手蒔松楸將奉二靈永藏諸幽我念我兄自昔相友婦姚以還情疑彌厚娣撫視我亦自年幼南北侍親如足如手爰失母氏我孤一身幸吾有姊克省慈親令亦相棄爲土下人終鮮如是天胡弗仁凡此中抱緘秘已久至于今兹曽未遑剖輀車將行敢薦肴酒有淚零然靈其知否

祭申屠伯村并亡妹文

君以門戶淪落飄泊異邑力弱而摇孤年未蹈歷苦辛

僅幸安處一旦死于狂賊之手非命也歟妹以寒家女子蚤歸屠氏貧患相須哭乃夫荼毒之禍未百日抱病而亡非命也歟命也如此吾何顲𡫗以愛之痛蓋久而未定也今春之首賊聲已熾于時艱蹇之身匏繫一隅固知別後必有兵火之恐豈料吉人而不免夫君死矣能以一妹付我猶可蓋痛月在仲夏徽恙而殂老懷念此何以堪諸始余之歸也幸傳者之謬幾得握君手而拊吾妹既歸之後凶訃不誣不見人不見尸不見棺荒

罔梗莽之間坌土龜起一婦一夫使我涕泗交落椎心呌呼君與吾妹聞不聞乎嗚呼君乎君與吾妹手足視余患難安樂兩家常俱豈可今日幽明永殊余年三十四矣肺腸悲愴觸目感絶所遭所見咄咄可怪皆平生之所無念君與吾妹殯留殘土棺必速朽謹用良日啟靈柩而付之火車此外君且無承家者萬事已矣嗚呼君子

賜第後告祖廟文

某爰自丱角考妣付之師友使讀書事科舉非謂某可教也蓋上世之業不可墜也去年禮部上某名於天子天子策問而官之忝竊科名遂叨仕版非某之能也蓋上世之德覃於後也持牒奉告君命惟寵拜陳於庭惟我曾大父下逮考妣之靈鑒之

祭先妣大孺人文

某自七歲讀書從吾父宦游南北于時家有薄禄可以餬口姊妹未大不至逼人非但某未知爲學之方而吾

母教督之意尚未切也又十年吾父捐舍于時薄宦遠歸家四壁立孤遺相倚糠豆不贍母嘗撫某而戒之曰啬衣食躬桑苧爲爾力當門户之責爾其刻意礪志求寸禄以活諸孤某感激在念夙夜不忘兾能稱塞萬分而奇蹇不孝顛躓塲屋積累罪釁不自滅亡使吾母終守寒素抱不滿下世欲殞身自死下從母遊則兄弟終鮮祭祀之託在其身不能也欲焚棄筆硯遂爲庸人則先世之業不可墜吾母之志未及伸不忍也故雖世路

艱危衣食勤苦而所學不敢置幾行晚節末路忽自衒躍則亦足以補前愆而圖後效嗚呼亦既有階矣科名紳笏無媿於先然回念吾母鎖置幽宮音容邈然叩之而不聞拜之而不見風樹之悲痛入心骨蓼莪之感將抱以終身而又手足之親凋零已盡煢然跪起於豆觴之前所以流涕而不自已也雖然持牒奉告具陳庭下國恩君命事亦良寵不識可以少慰泉下之靈否乎

祭官田諸冢文

某由草茅見天子以狂愚論國事非不幸也脫布衣得紳笏自書生為幕吏非不罷也幸且罷於某亦何憾然歸視先壠則寇盜以来垣壁頽毀松楸凋零茅葦蕭然積有時歲是皆某窮賤困厄不能光大之所致今日之所謂罷且幸者猶未足以續終身之恨展拜諸塋祇自痛感尚期勉奮以報後来

祭中散墳文

伯祖中散以書生起家五福備具為時聞人後世支分

派别各自生業繼以方臘之變禍毒流行所謂生業者亦復凋替吾家之風流掃地矣每見規模寖隳志業不繼詩書文字化爲異物則又未嘗不撫膺痛恨涕下沾襟今者某得以進士取科名於八十年寥落之後非敢以爲光也庶其可以承先志而激將來惟吾伯祖尚當有知

祭馬澗墳文

盛衰之理天道所不廢惟吾滎陽三公垂德流芳爲鄭

始祖支分派别孫子繁昌號金華巨姓猗歟盛矣然惟馬澗諸塋遠託鄰邑吾家餘澤不徧賢否並生祭祀弗躬省拜惟闕遂有不肖子弟翦伐松楸侵鋤禁隧年来翳然罔陌之青化為荒落黄茅之野雖昔時之盛數或當衰而感念興言痛亦何極今者某以耳孫之列叨玷甲科弗墜前芳復塵紳笏不忘五世之休来上一觴之奠久衰之後理亦當然選置守視之人嚴行戒約之令庶懲前獘以示後来躬拜斯墳靈其安樂

祭顔子文

惟公具體亞聖優爲世師凢後世之内以修身外以治人窮以守義達以行道者皆公昔日所學於夫子者也顧惟某服膺景慕讀書肄業既學其道爲進身之資矣今天子命之以官必試以事則又將以其道推而行之是其所以願學者葢始終焉紳笏之初謹率諸生再拜堂下屋廟未崇俎豆尚闕薦以誠意庶其有臨

祭孟子文

惟公繼夫子之傳知言知德承三聖之道距楊距墨障異端闢正路而去其塞高風凜然萬世之則今兵革之禍累年不絕朝廷之患而生靈之苦如某者學古入官憤時思奮尚幾窺公之勇望公之功庶幾髣髴諸生一觴之奠益在誠而不在物

代淇弟祭母文

伏自春首狂賊唉兇善良殘害鮮得其終奉侍吾母周旋竄伏依蒿萊爲命謂度此艱厄則吾母遂享永壽如

椿松也嗚呼時既平矣豈知吾母棄淇云亡此人心所以難遂不可致詰於蒼穹者也今雖持險奉凶粗亦成禮然追念如此終亦銜哀抱痛而無窮也

代玠姪祭祖母文

維靈生於名家歸於令族克配時彥文章膏馥蚤雖畸孤志願亦足追厥後來有子有孫高堂垂白壽福咸臻以是言之死何憾云誰知彼蒼有寃難問使我夫人終抱遺恨夫人未亡玠父傾沒夫人既亡玠母隨沒三喪

在堂止踰百日嗚呼哀哉祖母之旁若堂之所今以祔焉當千萬古

代玠祭考妣文

嗚呼吾父嗚呼吾母誰使我身罹此荼苦越自去載禍毒百端煢煢今日魂魄未還旣念先廬爲火蕩爇旋痛几筵留寓别業爰開瓦礫踵尋故基室屋稍具奉二靈歸肅駕輿旐門巷非昨兒女在旁靈其安樂俟得吉卜乃營新阡忍須臾死奉藏深泉

代玠舉葬父母文

玠奉凶持險凡五閱歲使吾考妣久未歸土玠之罪不可量也疾病纏之征賦困之忍死於今僅克舉事玠之罪或可贖也嗚呼嚴父慈母如天地今方厚壤深泉掩而藏之永爲孤子謂之無罪奚益哀哉哀哉

代玠祭妻方氏文

汝於鄭氏婦我十年艱難憂患備嘗萬端盗興之初舅姑凋殘披冒白刃汝斂汝棺盗既平定再立門户諸喪

在堂力不克舉賦斂誅求家以空窶紡績夜燈汝勤汝苦饑不敢食寒不敢衣嘗戒我曰君無遨嬉俟能畢葬我無君違如是勤儉夙夜以之爰爲舅姑僅越窀穸虞祭未還汝已抱疾黄鳩之阡土墳未畢汝隨棄捐今止十日嗚呼將憂患熏心積日累久而致然耶將哀號過傷形勞力竭而至此耶抑修短之數受於天者止如是耶嗚呼汝遺二女大者未五歲棄我而死愛猶可割棄此二孤痛心入骨

代瑀姪祭考妣文

被衰絰而持險禍莫大於喪親也而吾考妣之亡乃在夫艱棘搶攘之際營棺槨而送終禮莫大於葬親也而吾考妣之柩宿留五六年而後克舉瑀夙夜抱呼天之痛者唯此而已雖然喪親之酷非天也坐不孝也葬親之晚非不孝也爲貧也窀兆既啟敢陳此意於一觴之前唯考妣鑒之

代琉姪等祭母文

吾母以積慶厚德下蕃六子鞠育之恩深無涯渼琉等無毫髮以報罔極而不孝之禍忽巳上延丘山之罪重大如此自當殞喪厥軀無復戴天履地其所以尚茍喘息者吾父在焉而未敢死也哭奠一觴清血裂眥

代四五叔祭叔母文

長子養身期在於老中道棄予二子隨夭此有天數不復悲惱而數年来兵火驚擾予復坐貧葬汝不早今雖僅舉事皆草草與言及茲有淚不少抱溪之岡山回水

逝惟汝暨驄於焉永保

代宗魯兄祭蔣嫂文

維靈蚤銜命戒婦於我門柔和舉案垂三十春蕃盛安樂不可具論雖幻化有時棄老鰥而先死追念如此似無憾之足云也奈何越自去載兵火驚棼憂危險苦與汝同分哭吾母矣哭及吾兄既哭長子又哭女孫而我年來疾病相因賴汝爲吾營舉死喪創立門户追樹再生之本根爾孰尸造化肆爲不仁禍不厭意毒及而身

一病伏枕遽不食新棄遺諸孤號泣忍聞此蒼天所以難問而私情痛結不能措手於莊盆者也棺斂成禮肴奠式陳世無妙藥莫返而魂酒滴此恨渺其無津

祭儺文

季冬之月卻慝驅厲國朝之常典者當其時則長吏稱而行之今兹月窮於紀歲將周天以陽勝陰良不可緩所謂執戈揚盾爲此方率百隸而儺卻鬼物者當有靈焉倘靈而有知則令今日之祭非苟然也欽鑒此誠用

共爾事

祭白沙求雨文

伏聞開官府以治民者皆吏也而有所謂長吏享牲血以祐民者皆神也而有所謂大神簿書獄訟播刑播德小吏不可與也惟長吏得專之旱乾水溢降災降福小神不能為也惟大神得司之婺為州治七邑自數年軍興以来吾民凡疾苦無聊爭訟紛擾之事既有長吏治之矣今者時雨不降苗將枯槁顧非小神所能援也惟

王爵號尊崇典禮高大非尋常香火豚蹄汙瀆之鬼則變災爲福易凶歲爲豐年將誰禱之重念人無闔藏時亦艱若上未能無取於民下亦當致力於上萬一令又無歲則良民困於征求盜賊起於貧窮流離僵仆無復事神之禮矣又况物無幽微而神盼睞之間靡不週見豈可連疇接畛地坼如龜而神有不知者乎區區之意非特邦人不可不告於王王固不可不勉

祭龍門求雨文

深山大澤水石勝絶之地乃能鍾靈氣而藏異物神龍之居是也惟神積德累功陰行圓滿乘靈氣據幽深故能變化風雷呼召雲霧滋膏徧布福利一方斯民有求未遂者皆得徃而告焉今吾邑中多稼既殖甘雨遽愆禱禬乞靈莫副所請意者其亦未叩於神乎謫擇嘉辰躬詣廡下使某奉靈潭一酌之泉致吾里千畦之秀實爲大惠萬一不報而還豈但徒行有愧而已叩龍門而不雨亦惟神羞

代浦江令祈諸廟文

出力以養吏備禮以祀神者民也民有不安明則責之吏幽則責之神而已今兹旁郡有噬盜毒跳梁迫臨境土邑之民無小大局蹐畏懼朝不謀夕吏之於此雖已盡心竭力為之神者正當護持扞蔽於冥冥之中吏與神要欲共安吾民而已矣故即此歲首躬率僚佐以一觴詣祠廡而致意焉若乃調和雨暘招致康阜以福百里者皆神每歲之常德不俟告而知也

北山集卷六